

鐵窗外的春天

陳紹鵬 譯／
余光中主編／
現代文學譯叢
8①

鐵窗外的春天

陳紹鵬譯 現代文學譯叢 8 ①

大林書店出版

譯者序

阿奇保德·約瑟·克羅甯(Archibald Joseph Cronin 1896—)是和維吉尼亞·吳爾芙(Virginia Woolf)，歐威爾(George Orwell)輩齊名的英國小說家。但在我國，尙鮮爲人知。他的作品，目前在美國很受人注意。譬如，他的「西班牙園丁」(The Spanish Gardener)，就博得紐約時報的書評家的讚許，譽爲不可多得之作。美國阿瑟·蘭克電影公司曾經根據這部小說，攝成電影，由德克·保嘉德(Dirk Bogarde)主演。這部電影雖然也在台灣上演過，原書却沒有什麼人注意。另外一部小說，就是「鐵窗外的春天」。這本書原名「甦醒」(To Live Again)，曾在柯里爾雜誌(Collier's)上連載過，並且在一九五三年十月號的讀者文摘上，以書摘的方式介紹過，後來改用「在那一邊」(Beyond This

Place) 這個名字，由小勃朗圖書公司出版。（「鐵窗外的春天」是譯者改用的名字。）如今，我們文壇上，對於西洋文學，大多熱中美國作品，獨冷落了英國作品。因此，在此時此地，介紹幾部優秀的英國作品，應該是刻不容緩的事。

克羅甯的故鄉是蘇格蘭的丹巴郡，一個叫卡卓斯 (Cardross) 的地方；他是一八九六年七月十九日誕生的。他和毛姆一樣，本來是學醫的，後來丟下聽診器，拿起筆桿。所不同的，毛姆是在倫敦聖湯姆斯學院畢業後，並未正式開業，克羅甯在格拉斯哥大學畢業後，不但開過業，也在公立醫院歷任要職。克羅甯夫人也是醫師，曾爲文介紹她丈夫的生平，本文有關這一方面的資料，大部份都是根據她的記載。

阿奇保德·約瑟·克羅甯，父名波垂克·克羅甯 (Patrick Cronin)，母名潔茜·蒙哥馬利 (Jessie Montgomerie)。他是獨生子。一九一四年，進格拉斯哥大學專攻醫學，後來應召入海軍服役，官拜少尉醫官，學業因而中斷。服役期滿後，返校繼續攻讀，一九一九年，以優等成績畢業，獲醫學士和化學士學位 (M. B. Ch. B.)。他離開學校以後，曾先後在貝拉豪斯頓的一個醫院，和格拉斯哥的隔離醫院服務。一九二一年，他和瑪麗·吉布森 (Agnes Mary Gibson M. B.) 結婚，婚後在南威爾斯開業。這時候，他一面行醫，一面攻讀兩個較高的學位。一九二五年，格拉斯哥大學授予醫學博士學位。後來，他在倫敦西

端 (West End) 開業，一時慕名而來求醫的很多，業務非常發達。

但是，到了一九三〇年，他突然病倒。他在蘇格蘭西部高原地帶療養的時候，寫了一部小說，題名「哈特堡」(Hatter's Castle)。該書於一九三一年出版，一時洛陽紙貴，有五種文字的譯本。從此，克羅甯醫師便決定改行，專門寫作。其實，他自小就喜愛文學。在學校的時候，他常常抽空閱讀司可特、斯帝芬生等人的小說。他在十三歲的時候，參加全國性的歷史論文比賽，榮獲第一名，得了一枚金獎牌。但是，在「哈特堡」問世以前，他所出版的著作，除了他的博士論文「動脈瘤治療的沿革」(A History of Aneurism) 以外，只有一本關於英國煤礦區醫療管理的考察報告。

克羅甯很喜歡戶外運動，尤其醉心於釣魚和高爾夫球。年輕時候曾是個足球健將。他對於戲劇，也非常感興趣。關於文學方面，他的趣味是廣泛的。不過，他最欣賞的作家，在浪漫派方面，是斯帝芬生、司可特和康瑞德；在寫實派方面，是巴爾扎克、莫泊桑和佛勞貝爾。他不太喜歡意識流的作家。譬如，雖然有許許多多的作家模倣傑姆士·喬艾斯 (James Joyce)，克羅甯對他並不欣賞。他所推崇的近代作家是阿諾德·本奈特，辛克萊·路易士和毛姆。

克羅甯卜居於倫敦，肯星頓；他在色賽克斯的鄉下，也有一所房子。他的作品，大概都

是在那裏寫的。他兩有個兒子。因為寫作可以給他無上的樂趣，所以，他至今仍不斷有新作問世。屈指算來，他現在已經七十一歲了。

克羅甯除了身為英國皇家醫師協會的會員以外，還獲得倫敦大學的哲學博士學位。他的個子很高，頭髮呈淡茶色，樣子看起來很年輕。他因為學醫的關係，作品有許多與醫學有關的地方。譬如他的劇本「朱比德笑了」(Jupiter Laughs)就是關於醫學的故事。同時，因為他喜歡用寫實的筆法，刻劃社會的黑暗面，用譏諷的態度，描寫人類的自私，有的批評家往往稱他為「英格蘭的新狄更斯」(England's New Dickens)。不過，他在這一方面有個勁敵，就是另一個英國作家普瑞斯特利(J. B. Priestly)。

克羅甯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曾經攜眷赴美。他的劇本「朱比德笑了」曾於一九四四年在紐約上演，結果並不成功。他也曾奉派至加拿大，考察軍人住院問題。有人說，英國情報部派他另有任務。

克羅甯的著作有以下各種：哈特堡(1931)，三段情(Three Loves, 1932)，可愛的金絲雀(The Grand Canary, 1933)，星星俯視人間(The Stars Look Down, 1935)城砦(The Citadel, 1937)，朱比德笑了(1940)，王國的鎖鑰(The Key of the Kingdom 1941)，黛綠年華(The Green Years, 1944)，商南的路(Shannon's Way, 1944)

鐵窗外的春天 (Beyond This Place, 1950) — 又名甦醒 (To Live Again) • 西班牙園丁 (1950) • 美的事物 (A Thing of Beauty, 1956) • 北極光 (The Northern Light, 1958) • 洋蘇木 (The Judas Tree, 1961) • 不值一提的歌 (A Song of Sixpence, 1964)。

我們姑且拿其中較出名的「鐵窗外的春天」和「西班牙園丁」，作一次抽樣研究。

「鐵窗外的春天」是一個冤獄故事：大學生保羅和母親相依爲命。他全靠母親在市政府工作的微薄收入，克勤克儉，纔能夠讀到大學快要畢業。有一年暑假，保羅由於一位教授的介紹，準備到暑期補習班去教書，想賺點錢，補貼家用。照規定，要到補習班教書，必須年滿二十一歲，方爲合格。保羅問他母親要出生證明書，作爲證明。不料，這一偶然的事情，却揭發了一個重要的祕密。保羅這纔知道了自己的悲慘身世：原來，他的父親並不是在旅途中病故，如今尚在人間。當他小的時候，他的父親本打算帶着他們母子到南美去，整裝待發時，突然被捕，終以謀殺女友的罪名，提起公訴。法庭的判決本來是絞刑，後來特赦，改爲無期徒刑。

由於這個晴天霹靂似的打擊，保羅便放棄學業，決心要把父親的案子，弄個水落石出。於是，故事再由保羅離家出走而展開。他先到命案發生的地方，由圖書館借出舊報合訂本，將有關命案的報導，從頭到尾，仔細閱讀一遍。然後，他開始尋找與此案有關的一些人，希

望從他們那兒，找到一些蛛絲馬跡。譬如：那個有正義感，却因酗酒革職的警官司萬、那個爲富戶幫傭的女子白特、還有那個不肯指認兇手的烟草商普洛斯蒂……他都想盡方法，去和他們接近。他爲了洗刷父親的冤枉，歷盡千辛萬苦。在這一段期間，他在百貨商場當過鋼琴師，他在火車站當過腳夫、他揹過三明治廣告牌、他在貧民窟的下等寄宿舍租過吊舖、他甚至於露宿街頭，每天排隊去領施捨的麵包充飢。後來，他終於抽絲剝繭，發現到他的父親完全是斷送在一個自私的檢察官手裏。那個檢察官利慾薰心，不惜將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上。他爲了要在法庭上表演精彩，指鹿爲馬，使無辜者判成重刑，真正的兇手，反而逍遙法外。那個人原來是一個患癲癇症的富家子，名叫奧斯華。

保羅在百貨商場服務時，邂逅一個身世同樣可憐的女子蕾娜。由於這一段純潔感人的戀情，他纔認識了那個仗義勇爲的記者德恩。多虧他的協助，保羅纔能藉着輿論的力量，爲他的父親洗刷冤屈，終於使這個囚禁十五年的人，重見天日。

「西班牙園丁」是一個少年在園丁的友愛與管家的險惡間掙扎的故事。領事布蘭德的愛子尼古拉，是一個自幼失去母愛的孩子。他隨着父親搬到聖約治的新任所以後，耳目爲之一新。乍一接觸到這新環境，他那幼稚的心靈感到異常興奮。尤其令人雀躍的，就是這裏有一個寬敞幽美的花園，還有一個樸實誠懇的園丁，可以陪他解悶。他的父親因爲和母親分居多

年，把他的愛完全集中在這個獨子身上，同時，他也希望從孩子身上，得到彌補。因此，他把孩子當一盆奇花異卉似的，養在溫室裏。可是，他因為公務繁忙的關係，除了每晚臨睡時候，爲孩子念故事以外，很少有機會陪他。尼古拉趁父親出差的時候，跟那個青年園丁同去釣魚來野餐，並且在園丁家中住了一夜。雖然是粗茶淡飯，可是和那些樸實的朋友在一起，使他感到生平從未經驗過的快樂。誰知道，等他父親回來以後，那狡詐的管家便趁機進讒言，不但使領事懷疑到愛子和園丁有不正常的關係，而且在園丁衣袋中發現到自己的貴重物品。於是，園丁便銀鐐入獄，不幸在押赴省城受審時，中途跳車失足而喪生。等他死後纔發現到：那個表面慇懃文雅的管家，原來是犯有前科的逃犯；園丁衣袋中的貴重物品，就是他栽的贓。

根據以上兩部小說，我們可以將克羅甯的小說，作以下幾方面的分析：

○病態心理的刻劃：阿都斯·赫胥黎 (Aldous Huxley) 出身科學世家，其本人早年也是讀科學的。所以，不論是他的諷刺，或者是他的超自然觀方面，都可以在字裏行間流露出科學的氣味。克羅甯在這一點上，和赫胥黎酷似。他雖然是小說家，仍不脫醫生本色。最明顯的例證，就是他對於病態心理的刻劃，最爲擅長。譬如保羅的父親，瑞司·麥新瑞在五年前，本來是一個和霽可親，具有藝術頭腦的爸爸。他常常畫各種圖畫來逗他的孩子，並

且用紙疊成小船，放到河上飄着玩。可是經過十五年暗無天日的囚禁生活，他已經面目全非。保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將父親營救出來。平日朝思暮想父子相會的感人場面，現在終於來臨了。然而，坐在他面前，那個像礦工似的粗漢，難道就是當年爲他疊紙船的爸爸嗎？那個性情乖張、態度粗俗不耐、貪婪、自卑、一腦門子報復思想的老頭兒，就是他的父親嗎？當他以顫抖的聲音，對他父親說：

「父親，我真說不出再見到您有多高興……我有千頭萬緒的話要說，却不知從何說起……」

可是，他的父親同他見面時的第一句話是：

「你那兒有子兒（錢）嗎？」

接着，這新出獄的老人彷彿自言自語的說：

「那個姓德恩的一毛不拔。……我要弄些錢花花。我一定要他們賠償我的損失。」保羅聽了，啼笑皆非。

他看到兒子的錶，羨慕得不得了。保羅將錶讓給他用，他纔滿意。後來，他陪他出去買衣服，他執意要選購一套顏色鮮明，圖案粗俗的衣服。見到旅館的下女，像餓狼樣的，垂涎三尺。

另一個心理病態的人物是蕾娜。她本來是個天真無邪，不知憂愁為何物的少女。一天晚上進城回來，在一個偏僻的小路上遭到幾個流氓的襲擊，因而失去貞操。從此以後，她的心靈上受到不可磨滅的創傷，她雖然是個意志堅強，頭腦冷靜的人。可是，從此以後，她遇到任何男子，都收鬼神而遠之，從不假以辭色。後來無意中發現到保羅這個善良的青年。她那古井似的心裏，才漸漸揚起一片漣漪。於是，她替他贖回押在房東處的衣物，爲他奔走，並且不避嫌疑，留他住在那裏養病，以便親自看護。即使在他發高燒的時候，她也不肯送他進醫院，因爲，只有在這裏，他纔完全屬於她，唯恐一進醫院，便會失去他。後來，情勢緊急，不得不送他到醫院去。偶然在他衣袋裏的記事冊裏發現到一個女孩子的照像，便因此而懷疑是他的愛人，後悔自己不該自作多情。因爲這張照片，她憤然出走，後來幾乎造成悲劇。還有那個殺害賣花女斯波令的癲癇症患者奧斯華。他自幼患此絕症，學業因而中斷。認識那個女子時，他的病已經好了。可是，自從和她發生不正常的關係以後，這個女人貪得無厭，除了向他勒索金錢、珠寶、衣服、房子以外，還硬要他和未婚妻解除婚約，和她結婚。奧斯華被她逼得舊病復發，在激動之下，將她殺死。下面就是他的自白：

「……啊，老弟，你不會了解癲癇症發作以後有多麼痛苦和危險。當病人由地上爬起來的時候，他面無人色，舌頭咬破，口吐白沫，他的頭腦處於麻醉的狀態。什麼都不記得，但

是，他的感情却是猛烈而興奮的。我就是在那種情形之下，對自己完全失去控制能力，纔出了那個命案。」（第三九四頁）

「西班牙園丁」裏那個痛失愛妻的領事布蘭德，也是一個病態心理的人物。他將全部愛情轉移在孩子身上，可是，他對於孩子給他的感情，一點也不滿足。他對他說：

「是的，尼古拉。自從你母親離開以後，我不僅是你的父親，也是你的朋友、老師、和保姆。我不否認，我爲了你，雖然不惜犧牲一切，却也得到很大的快樂……使我受創的心靈，得到安慰。……但是，即使是最不自私的愛，也需要些許報答。今天，我一想到你並不愛我，便肝腸寸斷，痛苦不堪，便是爲此。」其實，這是一種多疑的心理在作祟。

他由孩子身上得不到他所希望的愛，在工作方面，也得不到上峯的嘉許。失望之餘，他只好向他的好友，精神病專家哈利維大夫求援了：

「我希望有人愛，我希望有人能溫柔的、熱情的、一心一意的愛我。這種願望，難道永遠不能實現嗎？難道我是注定了要讓小人誤會、輕視、虐待嗎？……」

（二）人物性格的鮮明對比：在人物的描寫方面，克羅甯特別擅長對比式的筆法。譬如，在「鐵窗外的春天」裏保羅的兩個女友。愛拉雖然和保羅是青梅竹馬的朋友，保羅對她並不欣賞。她是一個虛榮心很重的女孩子。她想把保羅像一個泥人似的捏成合乎自己心意的人物。

當她看到從獄中出來的那個老人時，她所表現的不是同情，而是鄙夷。她聽說保羅要同他父親住在一起，幫助他建立新的生活基礎時，她反而以絕交要脅，勸他拋棄父親，隨她一同回家。反觀蕾娜，情形就斷然不同了。如果說，愛拉是喜歡錦上添花的，蕾娜就是喜歡雪中送炭的人。當保羅失業後，貧病交加的時候，蕾娜不顧同事的譏笑，把他接回家來，使他免受飢寒，並且還小心翼翼的看護他。還有一次，保羅因為欠房東太太房租，後來將衣物作抵押，纔能離開。蕾娜爲他贖出衣物，拿回家裏，細心的爲他洗好，燙平，還暗暗的在衣袋裏塞上一點零錢。另外兩個對比鮮明的人物是斯普若特檢察官和葛烈翰檢察官。在克羅甯筆底下的斯普若特，是一個出身寒微，刻苦起家的人物。他爲了升官，不惜過河拆橋；他爲了要向上爬，故意和豪門攀親，他爲了一己的虛名，寧可草菅人命；和他迥然不同的，是葛烈翰。這個光明磊落，不畏權勢的檢察官，不顧一切的爲麥斯瑞辯護，終於平反冤獄，使這個冤沉海底的小人物，重見天日。他在法庭上振振有辭，爲這個冤枉的人辯護時，那篇講詞，可以說是一篇最精彩的講演詞了。看過「秋霜花落淚」那部電影的人，當可體會到這種講詞的感人力有多大。在「西班牙園丁」裏的那個管家，是一個通緝有案的流氓。可是，在領事的眼裏，他是一個必恭必敬的，經過大場面的僕人。當主人不在的時候，他的原形畢露。那園丁的冤獄，就是他的傑作。反過來看看，那個園丁是一個多麼純真而熱情的青年。

◎積極的人生觀：克羅甯以諷刺的筆調，充份的表現出斯普若特的卑鄙無恥，「銀王」的愚昧、懦弱，管家的陰險、毒辣。不過，在他筆底下的黑暗面的另一面，是光明的，積極的境界。像斯普若特那樣狡詐、陰險的人，終於在他妻子的面前坦白認罪，不得不向正義低頭。「銀王」雖然懦弱萬分，不敢向法院自首，可是，良心的責罰，使他生不如死，熬過了多少年內疚的折磨。他想以慈善事業來彌補自己的罪衍。結果，所換來的，是千萬倍的痛苦。到頭來，還是在悔恨中，結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在這裏，我們可以看出：克羅甯對於這些渺小的人物，並非毫無同情。正如杜斯妥也夫斯基(Dostoevski)一樣，他也可以在人性的垃圾中瞥見生命的火花。其實，歷來偉大的作家，不都能在同一個人物的身上，發見善惡的兩面嗎？

最令人感動的，是那個久繫牢籠的麥斯瑞。由於十五年不見天日的生活，使他變得判若兩人。在他兒子的眼中，這個庸俗、貪婪，可憐又復可笑的老人，那裏會是當年帶他到河邊玩耍，爲他畫圖畫的父親呢？這個由於冤獄，而吃盡苦頭的人，出獄以後，滿腦子是恨和報復心理。甚至於對他最親近的人，也不例外。可是，兒子真摯的情感終於將他喚醒。好似冬眠的動物，他初嗅到春的氣息。

保羅的母親每逢星期三市政府下辦公以後，要搭電車去瑪瑞安教堂做週中禮拜。保羅往往在上完五點鐘的哲學課以後，由大學步行到那兒，等她出來，接她回家。可是，偏偏在這個星期三，他同司雷德教授談話，所以晚了。他看看錶，決計直接回家。

那是六月間。美麗的黃昏，預期着夜的來臨；貝爾發斯特骯髒的房屋，便蒙上一層迷人的色彩。在琥珀色天空襯托下這個愛爾蘭北方城市的屋頂和烟囪，不復是往日平凡的模樣，而變得燦爛、神祕，好像是一個夢中的城市。

來恩街是一條僻靜的小巷。那裏的房屋都是半孤立式建築的瓦房。保羅和他的母親住在門牌二十九號的樓下，一所三間房的公寓房。當他走到來恩街的時候，一陣洋洋得意的情緒湧上心來。他突然感覺到人生又美，又有希望，因此非常興奮。他是個樸實的青年，穿一套粗斜紋呢的舊衣服，連帽子也沒有戴。他在門口停頓片刻，深深的透了一口氣，覺得空氣潮

濕而鬱悶。然後，他輕快的轉過身來，將彈簧鎖鑰匙插入鎖孔。

金絲雀在廚房叫着。他一面對鳥打一個口哨，一面將來克脫下來，掛在門廳的一個衣架上。現在，他只穿一件襯衫，把水壺放到爐子上滾着，然後開始調理晚餐。幾分鐘以後，壁爐架上的鏢鬧鐘報了七下，於是，他就聽見門廊裏他母親的脚步聲。她很瘦，却很硬朗，穿一件相當好的黑衣服。她因為肩上掛着出門必備的大帆布袋，所以肩膀略微彎向一邊。當她進來的時候，他愉快的叫了她一聲。

「母親，對不起，我不能去接您。」他笑了笑。「但是司雷德給我工作做了，至少，我可以說是很有把握的。」

伯吉斯太太對他端詳一下。她那佈滿皺紋的面孔，和熱誠的近視眼，給人的印象是疲憊、基督徒的忍耐、和順從。在她那頂因風吹雨打，而顯得破舊的帽子下面，那股半白的頭髮，益發加深了這種現象。這時候他那坦白而愉快的眼光，漸漸的把她那種表情溶化了。她想：謝謝主，這是一張善良的面孔。雖然不特別漂亮，却是五官端正的。他的眉目略微顯得不大開展，不用說，這是由於太用功的關係。他的顴骨太高，但是面色是健康的。他有一雙明亮的、淺灰色的眼睛，和寬闊的額，襯着一頭剪得短短的褐髮。他的體格也很好，身材不錯，只是美中不足，他走起路來，右腳微向內彎，這是因為有一次賽足球，意外受傷所致。他

總算不致於因為太漂亮，而惹出禍來。因此，她又要感謝主了。

「孩子，這件事確定了，我覺得很高興。我知道你沒來接我，想必有原因。愛拉和佛烈明先生都很想念你呢。」

她把手套揉成一團，熟練的向餐桌上望望，然後，由袋裏取出了一包油紙包着的冷醃肉，和一袋她頂喜歡吃的小麥麵包。他們坐下來，她禱告過後，兩人就開始吃他們簡單的晚餐。他看得出，她雖然抑制着自己的情緒，仍然是很高興的樣子。

「母親，這真是運氣。每週三吉尼，可以做滿暑假九個星期。」

「你準備畢業考試那麼用功，這樣也可以換換腦筋。」

「是的。」他點點頭。「教暑期班簡直就像度假一樣。」

「保羅，主對你太好了。」

他忍住笑，說：

「我打算今天晚上把我的出生證明書送給司雷德教授。」

一段沉默。她低着頭，拿起調羹，去掉杯裏浮着的一片茶葉。她的聲音有點兒不清楚。

「他們要出生證明書幹嗎？」

「啊，那純粹是手續。」他輕鬆的說。「他們不用二十一歲以下的學生。我頗不容易讓